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八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脩本堂稿五卷·····	清	林伯桐撰·····	脩本堂	台	大	〇五八	〇〇一
孟門草一卷附錄一卷·····	清	賈汝愚撰·····	賈	氏	中研所	〇五八	〇七一
椿莊文輯一卷·····	清	賈汝愚撰·····	賈	氏	中研所	〇五八	〇九九
磨甌齋文存一卷·····	清	張杓撰·····	啓秀山房	中研所	〇五八	一三一	
遂初齋文集四卷·····	清	劉邦鼎撰·····	崇川劉氏	中研所	〇五八	一六一	
止齋文鈔二卷·····	清	馬福安撰·····	啓秀山房	中研所	〇五八	二一一	
璧雲軒贖稿一卷附錄一卷·····	清	盧碧筠撰·····	賈	氏	中研所	〇五八	二五九
惜抱軒文集十六卷·····	清	姚鼐撰·····	惜抱軒		〇五八	二八五	
惜抱軒文後集十卷·····	清	姚鼐撰·····	惜抱軒		〇五八	三三五	
景紫堂文集十四卷·····	清	夏忻撰·····	景紫堂		〇五八	三六九	
樂志堂文畧四卷·····	清	譚瑩撰·····	啓秀山房	中研所	〇五八	五七一	

脩本堂稿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脩本堂稿

道光甲辰
春二月

予自少讀書偶有所觸輒學爲古人之文閒以質知我者未存彙也中年以後所作漸多其錄於學海堂初集二集暨嶺南文鈔及羣書之序與跋併石刻諸篇同人因此索彼屢勸專刊以便循覽自惟時邁齒載愧舊聞之荒落知新得之泯寥也爰就所彙存者先刊其半聊證數十年志業然都似論癡符矣
道光二十有四年仲春之月番禺林伯桐識

脩本堂稿

自叙

一

脩本堂稿

番禺林伯桐撰

及門諸子全校

男世懋校刊

卷一

原人

原學

周禮故書攷

問言性始於何書

問儀禮釋宮

脩本堂稿

目錄

問資治通鑑注釋音義

釋儒

釋名

釋債

至山亭銘

卷二

任說

生死說

儀禮名義說

禮意說

禮不下庶人說

食時用禮說

爾雅足以辨言說

朱子不廢古訓說

士有百行說

友說

重農說

返本說

天道好還論

卷三

脩本堂稿

目錄

荷經堂文鈔序

涉需堂文集序

讀詩劄說序

李杜韓蘇選句分韻序

題日下偶筆

浚儀王氏困學紀聞跋

崑山顧氏日知錄跋

嘉定錢氏十駕齋養新錄跋

讀戰國策書後

書留侯世家後

小學纂注書後

書東莞陳氏學部通辨後

卷四

記韓博士

重修鳳水橋碑記

奉政大夫四會縣儒學張公墓志銘

承德郎江西候補知縣醴泉吳君墓志銘

欽州學正樸齋金君墓志銘

鈞川先生家傳

歸李氏妹墓志銘

脩本堂稿

目錄

三

先生平日作述甚煩至小傳墓誌尤不敢輕有代
請者一概辭謝謂傳似近史誌將信後若非確知
安敢率爾也此集所存發凡已寓覆校藏事因附
記之

受業吳 聘謹識

卷五

著書凡例

原人

天地之大其無外乎天地之久其無極乎其中有人焉曰天地所至貴也不遠於天地可知矣然以天地所至貴而其生於天地也甚小且甚近何也豈非天地以其公而人以其私乎天地之大也千萬里而無不同也天地之久也千萬年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參差而不害其爲均無時不轉移而不害其爲一也人心則私矣不知天地之心而欲學其公不能也不以天地爲心而自謂公則私也聖人之德與天地並而可以裁成天地之道惟其心之公而已矣人者天地脩本堂稿

卷一

一

之心所以貴於萬物者非以其形以其心也仁者人之心公者仁之本

原學

學者道之所以一也學則一不學則二天下之大不可以道里計也人之度量相越無算也然而學可以通之正直剛柔其人不同其爲德一也清任和其人不同其爲聖一也學故無二也是故學者一心可以通千萬學者之心且可以通千萬不學者之心古者公卿大夫士庶人莫不出於學其能學者爲公爲卿爲大夫士愚而不能學者爲庶人人而不學雖公卿大夫無異於庶人矣人而能學雖爲庶人無異於公卿大夫矣人之一生百年耳其始蚩蚩然無以異於

脩本堂稿

卷一

二

物也其既悠悠然無甚異於眾也所居者鄰里鄉黨所見者親戚故舊所講求者日用飲食然其所當爲則多矣有倫紀則有孝弟焉有事物則有忠信焉人之本行曰孝弟其甘爲不孝不弟無幾也不學則似孝者非孝似弟者非弟人之本志曰忠信其甘爲不忠不信者無幾也不學則似忠者非忠似信者非信且其人非一無所爲也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能相通又不能相下二則分分則愈遠矣有人焉蚩蚩猶是也悠悠猶是也久而人皆安之不必孝而孝不必弟而弟不必忠信而忠信淵乎其質也彬彬乎其有

文也學之效在是然則以文爲學可乎曰學所以爲文也威儀容止以文其貌言語文章以文其聲令聞廣譽以文其身文出於學學不盡於文故君子或可不文而必不可不學不學者惟庶人耳庶人勞其筋力以利其身以長其子孫而不及遠者也君子通天

下之志則不得同於庶人雖然學也者一於道者也學其所學而不衷於道則學有二矣

脩本堂稿

卷

三

周禮故書攷

周禮注中具載故書示治經之體也治經者不爲黨同專己斯能研精覃思此經出山巖屋壁本是古文自入祕府世儒莫見僞爲故書劉歆校理著於錄畧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傳述然皆非祕府原本亦轉寫耳北海鄭君从東郡張恭祖受周禮又遇馬季長授以周官傳據今文作注注中僞故書猶言舊本其別於今書者語同而字異非如尙書古文今文家灋攸分者也攷鄭君以前杜子春有周禮注鄭氏與及子衆衛氏宏賈氏逵各有周官解詁鄭君脩本堂稿

卷一

四

脩鄭少贛及子仲師存古字亦信多善今注間載鄭司農曰故書作某僞杜子春則讀爲某當爲某不言故書以此知鄭君所據本非僞非賈併非杜殆鄭司農傳述杜子春鄭大夫之本與故書字異當不止此據其時所見擇善而從蓋著述之體甄綜百家折衷一是至於文字通借訓故遂殊論甘忌辛重誣來者故一字之微必從其抵短長互見證據斯存如治歲差必稽上古如理水道當知發源經師蓋闕之旨卽後進繼志之端若乃末學膚受一切速成不在此數然則故書所存固經部之重規疊矩矣故書流別鄭

君詳言賈申鄭注間釋故書時賢發明尤爲完善今可攷見者故書曾經前人是正後鄭或從其說改字後鄭自攷定者則但存已說於注不遽改經文也故書異字見於前者後或不復及注中載攷定之說亦然或注文不備或轉寫有奪字也有併書卽爲故書者大宗伯注故書吉或爲告下引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此言故書別本又云書亦多爲吉禮此則故書當從之本也有併或作或爲卽是故書者天官籒人注鄭司農云茨字或作養玉府注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上文已引故書或之者皆謂故書別本有時脩本堂稿

卷一

五

併書亦或爲者則取證已說也有併古文而不言故書者古人字少多用假借漢漸分別仍存古文如春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小史外史亦有志字而注不見考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天官庖人注獻古或併文爲獸此則字異古字則春官弁師注纁古字或併故字則夏官圉師注故字所爲訝文字一名古故同物此則故書今書皆有古文字畫偶殊非傳本大異也有對故書言不得不併今書者地官鄉師注今書多爲屯春官小祝注今書或作名此連類而非謂古今之分止於此也有注載故書時形慘澹者地官載師經文作泰注

云故書泰作漆則春官司几筵經注亦當然而今本經作漆注不引故書則未知爲注交簡質抑轉寫偶訛也有經非今文而注不引故書併不言古文者地官廿人按說文廿古文𠂔夏官質人邦國基按士虞禮注古文期皆作基則廿之與基無論今故皆是古文而注闕者或偶有所遺或別本自異也有併古書而非指故書者天官大宰注古書連作聯蓋古人所併聯貫漢人改用連貫故特明之而非古本今本之謂也綜此數端或起例發凡或互文見意不加攷證疑不能明觀其會通各有所得至若衛賈緒論厘存脩本堂稿

卷一

六

許氏說文它師異文具著陸氏音義因聲求義則段氏漢讀考正譌優謬則阮宮保校勘記引而申之更僕難悉矣唯注家以治經之遽餉遺方來宜通其大旨餘則畧之它若前有定論又或不涉故書者既不攷支離其詞亦不爲駢拇之論矣

問虞夏書商頌易卦辭何以不言性亦皆無性
字言性始於何書周人漢人言性其義與孔

孟合否

性从心之形得生之聲謂生於其心者也生於其心
者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是爲五性本於五
行鄭君注中庸所謂木神曰仁金神曰義者也言仁
義禮知信則性著言性則仁義禮知信或未著何也
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二者知之實
知斯二者人有不知性者未有不知事親從兄者而
且言仁可以見禮義言禮義可以見仁知寬裕溫柔
脩本堂稿 卷一 七

莫非言仁齊莊中正莫非言禮隨舉一端皆可見性
故曰言仁義禮知而性著也至於言性者夫豈一端
而已孝經言天地之性中庸言至誠能盡其性又言
人之性言物之性孟子言犬之性牛之性以至昆蟲
之微草木之無知亦各有其本性而以人性言則有
曰天之性有曰血氣心知之性有曰性之德有曰性
之欲而情亦通謂之性大戴記曰民有五性喜怒哀欲
懼憂也注曰以其俱生於人
而有常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故曰言性而仁義禮知或未著也是以虞夏之書殷
商之頌易之卦辭皆無性字然其言曰敬敷五敎曰

亦行有九德曰祗台德先不言性而性在其中矣曰
聖敬日躋曰不競不絀曰不僭不濫不言性而性在
其中矣曰光亨曰利居貞曰安貞吉不言性而性在
其中矣書之召誥詩之卷阿實始言性宋王厚齋以
湯誥未敢據爲物始召誥曰節性僞孔傳曰時節
其性令不失中卷阿曰俾爾彌爾性鄭箋以性命釋
之夫曰節曰彌未嘗指性爲何物然必能節性而後
能彌性其旨遠矣性之本曰命大戴記曰分於道之
謂命形於一之謂性揚子雲曰察性知命是也性之
出爲情白虎通德論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漢
脩本堂稿 卷一 八

翼奉曰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是也惟其本於命
也天道無私性豈有二故孔子曰性相近也惟其出
爲情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怒哀樂或疑於性之不
善故孟子道性善也惟其性善是以相近不善則安
得相近然則孔孟之言一而已矣然自古言性者未
嘗指性爲何物蓋生於其心者不待言而可知而求
之過深或不免以辭害志使空談性命者得託焉是
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本於命子
罕言命性統於仁子罕言仁其教人者以文行忠信
不言性也其雅言者在詩書執禮不言性也惟易大

傳嘗言性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虞注云乾爲善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惠定宇疏之云天生之而地成之坤成乾性謹按此言性生於天天道陰陽五行而已言陰陽則人本天性是以相近繼之者善則性善可知矣萬物化醇善之爲言猶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虞注曰成性存存謂久於中正而弗失也惠定宇以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疏之謹按此言成性而必曰存存者性固相近而存之在人存者節性也存存者彌性也皆因性善而善之也惠牛農易說云存存者性之才也於文才子爲存蓋才子則能

脩本堂稿 卷一 九

非能舉則能成能成則能存此又引孔子言性偶發伸言外之旨足與性善相發明者

其端於論語論語意在此而先言性之也而約舉其義於易大傳蓋其慎也孟子之時人心陷溺誘罪於性故孟子言性甚詳然未嘗沾沾於理氣之後先虛實之離合也其道性善者乃約舉立言宗旨如此固非以善訓性其言赤子入井鴻鵠將至簞食豆羹徐行後長莫非言性莫非道性善莫非發明性之相近也至於莊周告子之流始紛紛言性舍其可知者而言其不可知者其失也鑿且大旨以自然爲宗與孔孟不合而與後來釋氏之說相同朱子所謂釋氏之術

原於莊子承蜩削鋏之論又謂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宋景文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見朱子文集釋下氏論皆信而有徵矣後之人猶欲揚其波以明性不亦誣乎按荀子言塗之人可以爲禹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塗之人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明矣此卽性善之意也又曰夫人雖有性質美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身日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此卽性相近習相遠之意也其本意未遠

脩本堂稿 卷一 十

於孔孟獨其以性惡名篇不可以訓且專就血氣心知之不協於則者以言性其說偏而不舉要其指歸實抑性以揚學欲以重學而尊聖人遂顯然與孟子各明一義而不顧其後然視後世陽儒而陰釋者其得失爲何如也漢之董子有曰性如繭如卵卵待復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亦性相近之意也又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此亦性善之意也其言合於孔孟不必爲精微之論而易則易知也是故徵實者不惑課虛者多歧言人人殊則

古訓是式而已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下學今之學者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斯言盡之善乎烝民之詩之言性也孔子稱之孟子述之不見性字而千古言性者範圍而不過焉明乎此可無疑於虞夏書商頌易卦辭之不言性者矣善乎鄭君之言性也其箋詩曰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知信也不必言理氣也不必言虛實也而周漢之言性者如呂覽所云性者萬物之本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及淮南所云夫性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則不失物之情皆不能及也蓋其言脩本堂稿

卷一

十一

合於孔孟未嘗指性爲何物而性之德性之欲已具舉其中此詩書之微指也與故曰言性則仁義禮知信或未著言仁義禮知信則性著也

問儀禮釋官何人爲精確

儀禮釋官載於朱子文集雜著卷內說者謂是李如圭之作而編文集者誤收入也按文獻通考廬陵李如圭寶之釋官一卷又按中興藝文志淳熙中李如圭爲儀禮集釋又爲釋官以論官室之制朱子嘗與之校定禮書者也夫李氏著書於淳熙而朱子於慶元二年六十七歲始修禮書據朱子年譜則在其後卽是書爲李氏作亦必經朱子商榷而論定者矣近儒江慎修儀禮釋官增注一卷號爲精核而其所著禮書綱目卷首及鄉黨圖考第四卷並載釋官一篇俱以脩本堂稿

卷一

三

爲朱子作未嘗據文獻通考中興藝文志之說餘姚李如圭正義偶引釋官則稱李如圭曰不復云朱子矣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江氏於釋官旣多補正之說而他家亦往往有相發明者略舉其要條列於後

大夫士東房西室 此本賈疏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云云按此條下別引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云云夫旣有左房必有右房旣有東房必有西房賈氏所謂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天子諸侯皆然豈於大夫士而獨不然乎則東房西室之說不足據明矣又聘禮賓退負右

房則右房明見於經右房卽西房也安得謂大夫士
唯有東房乎萬季野羣書疑辨云特牲少牢篇不言
西房者物之所陳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江氏
房無北墻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無事於西房故不言耳使其果無則禮但言房而已足何以每言東房左房耶祭所以不用西房者神以西爲尊若行事西房疑於壓神所以不用安得謂大夫士無西房哉其
辨明矣又按江氏羣經補義云室之左右有房宜上下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戶偏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

脩本堂稿

卷一

三

戶東曰房戶之間 此條引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
於房戶之間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
又鄉飲酒禮席賓於戶牖間而義曰坐賓於西北則
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爲正中云云按羣
經補義曰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耳按設
尊除燕大射外房戶之間是設尊之常非必謂此處
爲中鄉黨圖考云設尊於房戶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卽是賓主共之不必謂在東西之中又曰其云坐賓於西北者賓在戶牖間
然後爲共也 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北而正中
非西北也安得以此爲東房西室之證乎謹按據此

則大夫士確有西房而房戶之間必非東西之正中
可知 又此條引斯干詩疏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
室當其中其戶正中云云按注容甫明堂通釋上云
太廟路寢辟離皆南向爲宮室則非一向故詩曰西
南其戶夫宮室非一向安得謂其戶正中耶鄉黨圖
考云此詩言作燕寢西戶者謂東房之西南隅開一
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故兩言之據此亦不
得云其戶正中矣

脩本堂稿

卷一

十四

之下云云按爾雅釋宮謂之梁者有二其一檐謂之
梁謂門上之梁也郭注門戶上橫梁邵氏正義云與
下案廂謂之梁名同而實異是也其一案廂謂之梁
謂堂上之梁也郭注屋大梁是也門上之梁橫者也
檐有梁名梁卽檐也一也堂上之梁縱者也東西各
一梁上各設侏儒短柱故曰其上楹謂之楹此梁無
檐名梁縱而檐橫梁與檐爲二者也安得以堂上之
梁訓爲檐乎

序之外謂之夾室 此條引賈疏序以西爲正堂序
東有夾室是矣下又云東夾之北通爲房中其有兩

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云云按邵氏爾雅正義云堂兩旁為東西夾室中有牆以隔之鄉黨圖考云夾室與房有壁隔之不相通也萬季野夾室攷云夾室在序之兩旁東序之東為東夾西序之西為西夾也據此諸說則所謂通為房中通為右房者必不然矣

易堂問目云夾室在東西房序外之兩旁謂房即夾室非是

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 按此篇雖通言上下官

室之制而意主於大夫士以儀禮所存者多大夫士之禮也是以此條不引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而用

李巡正門內兩塾間曰宁之文以提綱是已而其下

脩本堂稿

卷一

五

又云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

立云云按江氏宁考云宁有二齊風俟我於著

著即宁

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為宁鄭注聘禮大夫

揖入省內事既而俟於宁是也

謹按此條所謂一是指此

門屏之間為宁

爾雅釋宮文

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

間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此是齊風之著不可以此

解爾雅之宁也天子朝諸侯當宁而立若在兩塾之

間則宁南之位無多豈可容諸公諸侯乎

此篇有四隅而無中霤爾雅亦缺江氏以為當補是

也謹按釋名云中央曰中霤月令正義云古者窟居

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為中霤

江氏之上不開霤猶有中霤之名

又按此篇義取簡明而官室之制古今異宜釋經者不嫌詳密荆谿任氏官室考研究鉤貫分目十三不以釋官為名實則足資考訂也

脩本堂稿

卷一

六

問資治通鑑自元豐以後爲注釋音義者共幾

家各家優劣何如

宋司馬溫公作通鑑凡十九年而成以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上於朝神宗賜名資治通鑑親爲製序其書凡二百九十四卷公自言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之不能盡也然則徧觀正文已難其人況欲取全書而爲之注乎是書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其後爲釋文者三家一曰蜀本史炤所作未免訛舛一曰海陵本刻於海陵郡齋者也與史炤本大同小異託名溫公之子公休所爲胡身之嘗辨之曰公脩本堂稿

七

休在史炤前數十年炤書旣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如剽竊史炤者又其書中多淺陋甚至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爲之說有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溫公修通鑑公休爲檢閱官不應乖刺乃爾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乃託之公休以欺世也一曰龍爪本成都費氏版行通鑑於正文下附注世人以其有注遂謂之善本號龍爪通鑑其注皆蹈襲史炤間以己意附之而已後此又有寶應謝珏通鑑直音有廬陵郭仲山直音有閩本直音胡身之謂直音之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有因土音而

失其本至於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然則音注之作於是書不尤難乎惟天台胡三省以南宋遺老大肆力於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例釐爲廣注九十七卷以溫公通鑑考異及己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天文朔閏則隨溫公通鑑目錄所書而附注焉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因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又著釋文辨誤十二卷謂海陵釋文費氏注雖詆史炤釋文爲差略至其同處則無一字異今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曰同然後辨其非而歸於是至如直音之脩本堂稿

卷一

六

淺謬皆略而不錄云按身之登宋寶祐四年進士其自序云以乙酉徹編則書成已在宋亡之後隱居不仕故其注中凡稱宋皆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宋舊無此地者然後從當時地名書之自序有云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蓋自信其書之詳核也可謂涑水之功臣矣其注於地理最稱詳確閭百詩稱其注渤海謂自青萊以北幽并以南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斯見解出王伯厚右云云然卷帙旣繁亦不無遺義卽如西漢第一縣非必郡治與東漢不

同而注中不能辨漢龔勝本傳首言楚人末言勝居彭城廉里而注云史逸其所居閻氏釋地餘論皆嘗辨之又以膠州之洋河誤爲巨洋水以居庸下口誤爲飛狐口則顧氏日知錄嘗辨之其他或音注之缺或引證之疏或句讀已誤而不知或字句沿訛而莫辨要皆千慮之一失也近世陳景雲撰通鑑胡注舉正凡六十三條其中論地理者居多觀後來補苴者繁益可知當時心力之瘁矣胡氏嘗云注班書者多矣至小顏新注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斯言也脩本堂稿 卷一 十九

豈非通人之篤論而注家之前車乎又按胡氏著論十篇自周迄五代略敘興亡大致此與溫公所撰通鑑釋例皆足爲是書之綱領至如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雖所釋者皆通鑑之地但總括爲類而不以通鑑之文爲次此則別自成書不必與通鑑注釋音義專家較其孰優者也

釋儒

儒字外人謂人而爲儒者也需聲則以聲得義需須也待也儒者席子 強學待問懷忠信待舉力行

待取皆需也難進之義也周禮大宰九兩之目五曰

儒注曰儒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職儒注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按

道謂師藝孔子弟子蓋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

人是則儒以六藝得名自周以來昭然矣按說文無

段氏謂周時六藝字蓋亦作執儒者之於六藝猶農者之樹藝也故曰儒者區也言

其區別古今俗通不攷信於六藝不通知古今何謂

儒哉雖然唐虞二代之盛孰非以儒爲教但世質人

脩本堂稿 卷一

卷一

三

淳不必別儒之名儒之名著於周故荀况謂周公爲

大儒也周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六德六行

六藝皆儒者事孔門立教其本在孝其重在仁曰四

教曰雅言聖訓所著王制所存也當時高弟首推顏

曾顏子問仁則語以克己復禮克己者約身也馬氏

約身必以禮左傳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孔子

述古訓以教而顏子能服膺故其稱夫子善誘亦曰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則六藝通約禮而後能復

禮也然視聽言動非禮勿爲卽需之意與顏子問爲

邦語以三代禮樂此博文之大者爲邦者仁之見於